

1993年 6月 28日

筆名 何春義

題目 女身女性

原題

自立早報新論壇 1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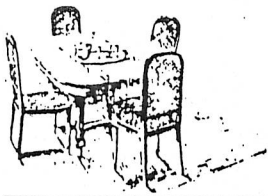
雜誌 卷 期 號 頁

重刊 1 2 3 修刪 小 大

收錄 書名 出版社

日期 19 年 月 日 頁數

備註



「自我」是家庭主婦的垃圾，製造者，對面的辛勞清潔員，覺得連一十二日——。愧慚得很  
 參觀湖內焚化廠時語

### 名人語錄

#### 〈女性觀點〉

「永遠不說『要』的女人即使說『不』也是軟弱無力的。」

## 女

「不」  
 即使在情慾中女人也喜歡說「不」。這「不」是一種堅壁清野戰。她可以用這個簡短有力的小字一舉將眼前的兩性關係單純化，讓對方發動之陌生行為為不可能勾動的情慾無處生根。畢竟，若不能確定眼前的行動下一步會產生什麼作用，帶來什麼後果，那麼，此刻最好還是不要去想它，就對它說「不」吧！若是不得不面對對方的行動作出具體反應，那麼，「不」也可以用來轉移責任的歸屬，說「不」就把行動權丟給對方，下面的戲要怎麼唱可就是對方的事了。要是對方堅持繼續前進，她也已擺出不情願的架勢，站穩了道德立場，不必為罪惡感而自責，反而可能在以後發生的事情中好過些。

缺乏說「要」的練習或是不夠肯定自我意願的女人也許會把「不」掛在嘴上以保護自己，可是更世故一點的女人也許就會用「不」來討價還價了。只有說「不」才會迫使對方使盡渾身解數，開出各種價碼與保證，而這種女人要是出牌出得對，搞不好會換來大獎。

說明白一點。「不」標示的是弱勢者的被動位置——只有男人才能主動提建議，女人只能被動的回應。

正如許多女性主義者強調的，當然有些時候女人說「不」是真心堅定的不要；可是，若沒有什麼時候也會說「我要」呢？若是一味抬高「不」，而不鼓勵也說「要」，恐怕反而強化了性壓抑，也強化了父權體制對女性的規範。永遠不說「要」的女人即使說「不」也是軟弱無力的。

# 11 報早立自

一期星 日八十二月六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
見相來腹剖漢好  
 !天調另獨統右左  
 (刊出一週每)

## 〈壇論新〉

### 身 女 性

何春蕤

香浴乳之浴

依著電視廣告的說法，洗澡可真是自我撫慰的最佳浪漫時機。妙的是，這種洗澡只能是女人的專利，但是男人却在廣告中偷窺的最好座位。

女人開了蓮蓬頭，水波輕擊在肌膚上。要是純為了潔淨所洗澡，此刻為當然是開始打肥皂了，省水嘛，在熱水未用完之前趕快洗完。

可是，洗個香浴乳的澡可不能太趕。女人聽說正式的過程是，先讓水珠濕潤全身，此刻應閉上眼細細品味水流過肌膚的細微癢麻感覺。然後再用香浴乳均勻的敷滿每一吋肌膚，電視廣告中的模特兒不都是在此刻流露出最享受最愉悅的表情嗎？手掌滑過肌膚，沒有硬硬的肥皂的阻隔，只有滑潤的柔嫩質感，鼻中聞著玉蘭茉莉的香味，剎那間，女人也是華清池中的一員了。

是啦！是費了不少水。但是，女人發現了身體，發現了情慾。

「美好」的第一次

處女是很難在性交中爽的。這倒不一定是因為我們的文化一再強調，異物插入時有可能造成肉體上的疼痛；更重要的是恐怕是我們這個文化對「處」(清純、無知、無經驗)的執著已嚴重的影響到處女可能的感受。

在文明的發展過程中，性老早就已不是單純肉體的事，而性的啓動器——慾，也在各種情色影像文字的建構之下，也變得愈來愈不再依賴而超越了真實的身體。

在這種狀況下，一個被保護得好好的，眼不看耳不聞口不語情色的處女要如何發動情慾呢？換另一個角度來說，一個腦中沒有情色資源、心中缺乏性幻想材料、身上沒有性刺激經驗的處女，要從何爽起呢？

她唯一能憧憬的只有電影床戲中那種浪漫的、愛憐的、激情的美景。可是，此刻的經驗中却只有滿面的唾液(希望對方沒有口臭)、扯拉的頭髮(長髮倒成了累贅)，和不知所措的身體(這是什麼感覺？我應該有什麼反應？)。對方完事之後，處女心中只有一個念頭：做愛就是這麼一回事嗎？

如果走路需要學會協調多處骨骼和肌肉以維持平衡，那麼，做愛也需要練習協調身體的各部分與腦中的性幻想才能爽。

那些把自己封閉在純淨空間中，希望以前半生之禁慾來換取後半生之快樂幸福的女人可有得失望了。